

春

秋

翼

附

春秋翼附卷之八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毋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諡  
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季氏私考曰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卽位皆以冢  
宰攝行告廟臨群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  
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羣臣人

君卽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周成  
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  
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  
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季氏私考曰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  
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旣失矣  
而僖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於魯

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  
及其沒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  
其子賙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於魯厚亦至  
矣文公親被寵榮略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  
喪之使尋復必致毛伯來求金而後使得臣繼  
往其負義不忠如此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按古者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賜黻冕  
圭璧命爲諸侯此穀梁所謂受命也周室東遷  
王綱不振諸侯喪畢固未嘗入見天子以待錫

命天子亦任其卽位而不敢錫之命相沿之弊  
久矣襄王厚待僖公故遣使會葬之後卽使毛  
伯來錫命是文公雖不行入見之禮而諸侯之  
命實錫之天王亦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餘意  
也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其襄王  
之謂乎穀梁以非正譏之過矣

### 晉侯伐衛

按衛成公怨晉執歸京師何嘗一日忘報觀季  
年不與諸侯朝晉意可知矣襄公嗣位宜厚結  
強援修睦同姓庶可守先人之伯業乃衰墨從

戎自絕秦好以開納侮之隙况審俞用事遷國  
自強衛亦豈可輕伐之國哉于是晉伐衛衛亦  
伐晉而伯國之體統隳矣左氏誤載晉襄朝王  
圍戚之事後儒因以爲克纘父功豈不謬耶

叔孫得臣如京師

按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是爲莊叔  
如周拜錫命也夫襄王旣遣叔服會葬以榮其  
親又使毛伯錫命以顯其子恩寵至渥文公乃  
不親詣京師而遣得臣拜命無禮甚矣

衛人伐晉

按晉侯親自伐衛而衛使孔達報伐以臣當君  
示輕晉也晉襄輕動以取侮衛成伐伯以怙強  
中國自相蹂躪又何以樹外夷之觀望哉楚氛  
日橫職此之由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按左氏云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夫是時  
晉界尚未與衛接壤越國而啓疆非晉之便也  
必晉襄伐衛之師未歸知孔達帥師報伐憤激  
而欲甘心於衛互相蹂躪兩敗俱傷藉令楚人  
挾卞莊之術從中起而持之則晉衛交受其制

而貽害中國大矣魯與晉衛皆姬姓也故遺教  
先會晉侯以講解之儻亦陳共公更伐我辭之  
計乎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胡傳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  
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而以潘崇  
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之事而多置宮甲降而  
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弟謀及  
婦人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  
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頹僭王馮陵中國戰



勝諸侯毒被天下禍發蕭墻不善之積豈可揜哉

公孫敖如齊

按齊昭公夫人叔姬乃僖公女則文公之姊也文公嗣立則兄弟親情禮自不可缺穆伯如齊殆謂此耳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強援則廢喪而聘固爲非禮而齊昭昏懦安得謂之強援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按杜元凱云彭衙秦地則秦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晉侯若遣一介謝罪秦師且示有備之意則秦未必不逡巡退去是不戰以屈人之兵而軍興之費背德之罪豈不兩無累哉柰何不勝好殺之心出其不意迎擊以取勝何其譎也善戰者服上刑其晉襲之謂乎故不曰秦伐而曰晉及聖人責晉之旨深矣

丁丑作僖公主

按王者以栗木爲之所以刻諡而依神者也葬而後有諡始死未諡亦未作主但以木爲重而

豎之以主其神迨既葬及虞之後始作主刻諡而徹重埋之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是已虞之明日舉卒哭祭告神將祔廟是爲吉祭以哀殺故稱吉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是已當祔時復設祭于祖父之廟以妥神而告祔是爲祔祭祔祭畢奉新主還故處自後凡宗廟四時之常祀新主皆遷祭于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于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社元凱以爲

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疏云新主既特祀于寢  
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是已王制  
曰喪三年不祭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  
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  
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  
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必以卒哭爲常者恐宗  
廟徹祭之久也夫主以刻諡依神則孝子思其  
親而不見見主卽見親也神所憑依從一而終  
寧忍復易公羊氏乃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  
兩主也夫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經書作僖公

主正卒哭而祔時事也而曰練主豈周時而用  
殷禮耶若虞也卒哭也祔也皆在旬日之內何  
所見而用粟數數更易使神之不憚煩也如謂  
粟主堅久所以便藏則虞後卒哭之主何不卽  
用粟而用桑以致驟易耶且杜氏又曰王者殷  
人以栢周人以粟則殷練祔者始未必用桑而  
况周以卒哭祔者始乃用桑耶公羊兩主之說  
不足據明矣孔穎達謂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  
一而已非虞練所作諒哉然諸侯五月而葬七  
月而卒是言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

者何哉左氏公羊皆云譏不時穀梁云喪主于  
虞吉主于練譏其後也則又同公羊兩主之說  
不惟昧于時王之制且失春秋之旨矣夫孔子  
善殷之練祔以不急于鬼其親也今僖主作于  
練祥之後已過殷祔三月矣反以其後而譏之  
耶大抵文公以閔公爲僖公弟而位次居先因  
欲升僖于閔上以便禘祭而國是難協遲遲始  
決而作主之期亦遷延至十五日之久觀去冬  
不禘今旣作主祔廟遂于八月大事太廟躋僖  
公可知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季氏私考曰此私交也晉處父雖未爲卿時已得君專寵將有掌兵之望魯人欲陰結之故使微者至晉私與之盟書及處父盟密其迹之辭也處父怙寵恣私而見忌於趙盾其端已見於此矣左氏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求之於經不見其然蓋無稽之言耳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

按晉襄公以彭衙之勝欲合諸侯以嗣伯業故  
有此會然不親往而委之士穀卽士穀堪其事  
亦非所以令諸侯矣故魯亦使穆伯往而諸侯  
惟三國來預則晉德衰薄人心輕忽可知矣左  
氏云晉討衛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夫晉衛交伐何懼而求成且衛不預盟何從而  
執達左氏之言誣矣垂隴鄭地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按周十二月至秋七月乃夏之冬十月至夏五  
月也冬月農事已畢築塲乘屋宜于晴春月多



冰水源將溢且大暘未亢則麥苗猶有灌溉不爲旱災故不雩月令疏曰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註曰有禱無雩卽此意也不雨止于七月則八月雨可知故不書穀梁云文不憂雨非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王氏輯傳曰躋僖公以僖兄而閔弟也而僖嘗臣閔矣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之不先于君臣禮也故以爲逆祀謂臣不可以先君也公羊穀梁以臣不先君猶于不先父故以昭穆父

祖爲喻非實以閔僖卽當以傳位爲父子也春秋之義止于如此至于宗廟世及昭穆之序又當別論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按自左氏倡逆祀之說而公穀諸儒羣然附和或以父子言者或以君臣言者此皆拘攣之見也竊謂論天顯第固不可以先兄論庶孽幼亦不可以先長閔僖皆庶孽也僖長閔幼兄弟之分不可亂也且閔公之立上不請命內無所承

乃慶父姜氏利其幼而擅立之者况九齡卽位  
踰年遇弒與子般等耳卽謂之未成君可也必  
欲僖公父之臣之何哉何氏祖公羊先禰後祖  
之說致謂僖公以臣繼閔猶子繼父閔公于文  
公亦猶祖也豈不大誤哉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彭衙之役晉再勝秦師矣左氏以爲報復何  
哉此乃晉襄不務德而專事力爭窮兵黷武之  
過也卒致濟河焚舟之師以自取敗辱而文公  
之伯業消矣故貶而稱人左氏以爲尊秦伯非

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按此娶出姜之始夫納幣非卿事也仲遂魯卿且成風寵子于文公爲叔父之尊何以行哉蓋遂握兵專政志在內交宮禁以濟其奸故當喪服未終而汲汲爲君求娶事雖納聘意在逆女而齊人不從不得已納幣以歸遂于是乎有忿心而出姜之禍胚胎于此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姬姓子爵國家鉉翁氏曰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詞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汗渚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爲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元兇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二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按春秋之例外大夫不卒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隱公三年尹氏定公四年劉卷與此王子虎三人書卒者何哉蓋王子虎曾預翟泉之盟是王臣之有權勢而與諸侯結交通好者况襄王加厚于魯虎必與有力焉故使人往吊而書其卒也若尹氏之世執國柄劉卷之狹君崇黨魯人皆媚其權貴而私相比附者故于其卒葬悉盡禮焉春秋三書其卒豈非以此三臣奸足以動諸侯而欲人君察於朋黨之原歟

秦人伐晉

按自孔子序書有取秦誓千古之下遂稱秦穆  
爲賢君不知孔子當春秋之時干戈日起喪亂  
相尋皆起于小人用事而悔過自訟之君寥寥  
無聞故于秦誓有取焉亦取其言爲後世戒耳  
未必以穆公爲賢也何以知其然也蓋穆公始  
聽杞子而致殽之敗是不明也旣知悔過而興  
彭衙之役是二過也藉令其屢遭喪敗誠于創  
艾任蹇奚爲相三良爲佐則當時列國未有如  
其得人之盛者卽一變至道無難何有于晉乎  
乃又興師伐晉以報去年四國同伐之役不務

修德而專事力爭則其所以不替孟明者不過爲報復之計而非有過人之志者也貶而稱人不亦宜乎孔子取其言以爲不知悔過者之戒春秋書其事以爲悔過不終者之戒合而觀之秦穆之賢否見矣左傳盛稱秦伯孟明子桑之賢豈其然乎

### 秋楚人圍江

按自齊桓貫澤之盟江黃皆背楚從齊後楚旣滅黃而久不加兵于江者以江能親中國而晉文繼伯威力足以庇之故畏而未動晉襄嗣位



仇絕秦好伯業始衰楚人已有侮心矣近又有  
王官之喪與秦爲敵無暇圖楚商臣遂憤然發  
兵圍江以威江淮間小國窺伺中夏非專報伐  
沈之役也

雨蝻于宋

按蝻蝗屬食禾稼者杜元凱曰自上而墜有似  
于雨來告故書豈春秋時列國以災來告者獨  
宋耶季氏私考謂孔子之先宋人不必魯史察  
知亦自有以考其詳則春秋聖人經世之書所  
以公天下萬世者寧獨私一宋哉蓋魯宋隣近

其蔽空之勢彼此共見乃其集也惟止于宋故魯史聞而書之如六鷁退飛過宋都皆先見後聞而書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季氏私考曰文公先使人結盟處父而後如晉以盟其君托處父爲之腹心也魯人事晉之謹如此本爲濟西之田由晉以得倚晉爲重則齊不敢爭耳然齊昭昏庸無志不足有爲此又魯之所以專意事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按齊桓伐楚以魯齊宋衛八國之師晉文伐楚以齊秦宋三大國之師尚不敢輕進而先侵蔡侵曹以審機度勢晉襄時秦援已絕楚氛益熾乃遣處父以一偏師伐之何輕率哉蓋晉襄自知非敵且近又敗于秦兵力衰弱不得已遣處父帥師聲言伐楚救江以修伯國之體耳觀左傳云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可見矣明年秋楚人滅江無乃晉之速其亡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按逆者不名其人微也婦者既歸之稱也來歸而不稱女夫人而貶稱婦仲遂何惡哉然自後文公既長姜氏稱夫人矣而孔子修春秋以正名分何不改書耶蓋夫人之出仲遂逐之也遂之逆志已見于婦姜之書故留此書以著仲遂之惡且見夫人無他故也不然舊史聖經書辭不一寧無啓後世不韙之疑以滋夫人不白之冤乎此正聖人之深意也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

襄無擾却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按江本服楚自齊桓倡伯始服中國楚之圍江仍欲其背華從楚而已未必滅也江之滅蓋自陽處父之救速之耳晉賈虛名江受實禍何不幸哉

晉侯伐秦

按此報王官之役也季氏私考于僖公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卽以爲康公時事則殺函彭衙之敗濟河焚舟之事皆非秦繆矣但左氏載穆公

任好卒于六年之夏經又不書任好卒則季說似亦無據耳載觀渭陽之詩則秦康與晉襄姑表兄弟之國也况文公得國攘楚皆藉秦穆是大有造于晉者而與兵結怨無有息肩之期是不惟背秦且忘親矣不仁不知無禮無義其晉襄之謂乎

衛侯使甯俞來聘

按衛成自往來夷夏爲晉侯執歸京師賴魯僖請釋歸衛尋又爲狄人侵偪遷于帝丘當是時雖任用武子國勢稍定然未與會盟偏安孤立

猶未暇酬魯自三年伐沈之會始與晉通故武  
子之來專拜僖公之賜也然聘非諸侯之所得  
行則魯衛皆視爲常儀而彼此不較矣  
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按成風僖公之母莊公妾也母以子貴故稱夫  
人而先儒皆云嫡妾之分自此亂矣夫莊公之  
配孫邾之姜氏也既無所生且濁亂魯國卽去  
其夫人也亦宜况莊公沒後子般既弑閔公又  
弑莊公之脉不絕如綫矣幸而成風有子長而  
且賢魯之社稷藉以復振蠱之初六曰幹父之

蠱有子考無咎莊僖有焉家人之六四曰富家  
大吉成風有焉是有大造于莊公者成風也使  
僖公不能追崇其號豈惟輕其母亦忘其父矣  
胡康侯乃云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  
真拘攣之見哉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此必  
以嫡母未薨之時言也故魯之宣母敬嬴襄母  
定嬖昭母齊歸其推尊皆在嫡夫人已薨之後  
惟定公夫人未薨故春秋于弋氏之文獨異若  
成風則何嫌何疑而爲此紛紛哉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



按珠玉曰含殯前之禮車馬曰賵助喪之禮夫人薨在去年十一月故穀梁傳曰賵已早而含已晚然雜記云含者入致命既葬委于蒲席是重在情不在事也春秋列國事周惟謹者獨魯僖公觀于河陽兩覲可見矣襄王蓋有思念于既沒之後者故特加厚其毋以志不忘至于禮數之過何暇恤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按先儒于成風卒葬貶無餘力豈不以小君之稱與君敵體非妾可僭以是爲後世並后匹嫡

之戒乎然貶成風將以尊莊姜也莊姜敗常喪  
檢辱身辱國可與莊公敵體哉夫人卒葬舊史  
書之聖人仍而不改自有深意何後世說經者  
不求其意而徒滋紛紛之議耶

王使召伯來會葬

按召召公奭之後采地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  
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爲氏至平王特別于東都  
受采爲天子大夫非受伯爵者伯字也與毛伯  
例同

夏公孫敖如晉

按魯事晉甚謹乃成風卒葬晉一無加禮焉叔  
榮舍賙召伯會葬襄王情禮兼至矣文公既不  
親往朝謝又不遣一介致謝而獨使卿聘晉何  
其悖哉

### 秦人入郟

按左傳云初郟叛楚卽秦又貳于楚于經無據  
杜元凱曰郟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是兩國  
所必爭者故秦人入郟之後郟又爲楚所滅而  
楚昭王復國畏吳之強去郟而都郟則郟雖微  
國豈亦要害可據之地耶夫秦自僖公三十三

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時楚勢方張志未得逞故又入郢以窺楚實窺中國之漸也諸夏衰微夷戎交熾伯主之不可無也如是哉

秋楚人滅六

按六郟姓與蓼皆皐陶之後也晉襄公志驕才劣但藉先君餘威欲以坐享朝聘未嘗親出一會諸侯楚目中已無晉矣此滅江滅六之師相繼而發歟臧文仲乃以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罪二國之君亦不諒其力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子錫我嗣是爲昭公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公子友之孫是爲文子左氏曰臧孫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王氏輯傳曰此因行父之私行而當時爲之飾詞陳衛非魯之所畏陳又未先聘于魯魯何遽遠求好乎季友嘗再如陳行父蓋結先世之私好耳

秋季孫行父如晉

按王制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文公四年已親朝晉五年公孫敖如  
晉今行父又如晉何數數哉夫文子專執國政  
不能以禮佐其君乃與敖相繼出聘阿結強援  
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所以著其私交樹黨爲  
三家僭竊之漸也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子夷臯立是爲靈公

季氏私考曰左氏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  
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襄夫人日抱太  
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此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夫奸臣欲專國政未有不利於立幼者而趙盾豈爲社稷計欲立長君者哉况公子雍長而且賢又強秦所欲奉靈公幼而且昏又人心所不歸趙盾之所忌在雍而所樂在靈公不問可知矣而乃以立長君爲趙盾意是不惟不知盾本無忠謀而亦不知其時事權尚不在盾也蓋晉之六卿如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穀箕鄭父數皆具足趙盾尚在下大夫之列豈能專主哉意其初本俯從衆議而實陰結於襄夫人以立靈公故其後權屬趙

盾而能盡逐六卿晉人惟知有趙盾矣左氏之說多似爲盾文奸者烏得爲萬世之公案哉

按晉伯之衰起于楚強而楚之得以抗晉而稱雄竊伯者實起于襄公絕秦以自弱也至于北狄猖獗襄亦何曾出一師以攘之箕之敗如驅門庭之寇僅僅免于虜掠之辱耳是壞文公之伯業者襄公也李廉氏乃謂襄公戰殺以却秦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可謂有伯者之畧不亦謬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按襄公卒纔三月葬何速哉蓋當是時國人既欲立長趙盾業已遣使逆雍及襄夫人啼訴又背先蔑立靈公儻公子至而執辭爭立何以爲辭計獨告葬諸侯先以夷臯爲喪主一節爲可執是以不嫌速葬耳此豈特襄夫人持議堅固趙宣子舉事敏捷哉亦以六卿在列皆垂涎晉室利于立幼是以拱手聽命耳然奇貨可居覬覦者衆則勢便力強者先起而攫之此趙盾所以招權擅政而六卿世族爲之殺逐無遺也歟魯文公事晉甚謹諸公子各欲私交于晉以樹

強援而襄仲又久懷異志聞晉室倥傯置君未定因奉命而往觀其成敗以爲後事之據耳此實強臣結納效尤之端觀世道者不能無隱憂也乃說者拘拘論辨于吊葬之間豈不迂哉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襄公卒國人欲立長君是時處父方得君專寵必主其謀趙盾乃迎合襄夫人意立靈公而處父以好剛自用之人執政掌兵于側襄夫人芒刺在背寧能一日安乎遂與盾謀中以他事而以國法誅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

其大夫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易已班使續鞠  
居殺之則何不直書射姑殺而乃稱國耶公穀  
又以襄公漏言射姑出刺處父于朝又何以書  
殺于襄公既葬之後乎蓋賈季本以中軍將易  
班在宣子之下居常必偃蹇忿怨兩不相能始  
又主謀立公子樂見處父既殺故不自安而出  
奔狄宣子遣更駢送帑釋其憤且利其去也三  
家見殺奔俱出一時故以往事附會立傳與書  
法實相左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按帝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閏月者  
作曆之要也晦朔弦望乃日月常行之度閏月  
與常月同故曆于閏月無月建而有朔日古者  
天子以季冬頒來歲之朔于諸侯固以十二月  
爲正要之置閏之歲則閏月之朔自具于曆也  
至于諸侯餼羊告廟雖云重朔實重稟命君親  
也故閏月雖不必告朔而告廟之禮自不可缺  
文公以閏非正月併告廟而亦廢之是重視朔  
不重稟命也失其禮矣故不曰不告朔而曰不  
告月見月當告也然朝于廟則失禮之中尚知

存什一于千百故曰猶卽愛禮存羊之意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按左傳曰間晉難也又曰寘文公子焉蓋是時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爲守句須大夫郛魯邑城郛所以控制須句備邾難也夫據杜氏則須句魯封內屬國成風之毋家也據趙氏則須句乃邾之屬邑由前而觀則絕太皞之明祀以與鄰國之叛臣由後而觀則取祖宗之封邑以容背父之逆子無一可者也文子當國何狼狽至此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史記云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宋人殺其大夫

季氏私考曰宋諸卿蕩氏魚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成公之時桓族以懿親見寵而蕩氏尤爲強盛故昭公初立權寵獨隆將去群公子而用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所以起而作亂也云宋人者衆亂之稱凡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爲王者特所重在亂故

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大夫者桓族之私人昭公之黨也不名者殺者非一人也

按宋成公暴虐寡恩宗族不睦故世子見殺于其弟而昭公之立出于國人之手及初年桓族以君黨招權擅政欲盡去穆襄之族反致攻劫自取殺戮雖由昭公軟弱無爲亦成公貽謀之不臧耳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按趙盾立靈公其失有五父死子立禮之常也襄公有適嗣而外求君失一旣爲難故而欲立

長君則當善謀之穆嬴以定其計庶可無後悔  
乃不謀而遽遣先蔑迎雍失二既議迎雍又患  
穆嬴之言畏國人之偏遂背蔑而立靈公自相  
矛盾失三君位既定胡不遣使之秦告以穆嬴  
啼訴國人相偏之故亟止公子乃泄泄然不相  
期會以釀戰爭之患失四秦不失約送公子于  
令狐當是時猶可告以不得已之情退秦師而  
善爲公子計乃竟與師禦秦潛起以敗之信義  
何在失五故書及者深罪之也然襄公卒已九  
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秦康公豈不知之



乃不一顧慮而竟送公子來是欲導之爭鬪而  
亂文公之業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不能充  
是心乎故皆貶而稱人春秋之義至公矣先蔑  
時與秦師至令狐秦敗復歸秦故曰奔左傳言  
將下軍則是旣歸而復將與經不合令狐晉地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  
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  
侵宋侵衛晉襄旣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  
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而

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按晉襄雖無伯畧藉文公餘威亦足以聯合諸侯襄公既沒則天下諸侯渙散無所適從矣况晉靈尚在襁褓趙盾雖招權擅政欲合諸侯而事權未一晉之諸卿自箕鄭父居守外其餘如先都士穀與同列大夫未肯相下並出外以事盟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齊履謙氏以爲散辭是也春秋之意蓋爲晉之宗社無主強臣縱橫欲以主盟定晉望魯耳諸家乃祖左氏以爲

公後至而諱之則夫子何以明書公會或以大  
夫主盟責宣子之專恣則夫子又何不直名趙  
盾以著其罪哉扈鄭地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按徐爲魯患舊矣自服桓文伯令以來稍知斂  
戢今中國無霸復將侵魯故先伐莒以嘗之公  
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  
爲備也左傳謂穆伯娶于莒豈姻婭相恤未必  
出于文公之命乎至于爲仲遂逆已氏之說語  
近于誣亦喜談女德之故態耳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季氏私考曰襄王崩舊說以爲子壬臣嗣是爲頃王今按頃王之崩不見於經必未立也直當以頃王之子班嗣襄王之世是爲匡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按衡雍鄭地卽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左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蓋是時趙盾專政諸大夫不相下並出于外文公乃與之盟于扈盾于是不不能無憾于公矣仲遂用事于魯素蓄無君

之心遂逢趙盾之怒以爲此盟陰結強援傾危  
主上其罪可勝誅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信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按戎本允姓世居瓜州漢燉煌郡地其後自稱  
四岳之裔冒姜姓國語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  
戎則宣王時已有姜戎矣自晉惠公竄居于晉  
撫安使居南鄙號略之間其種類有流入王畿  
者因而處之近雒水南者謂之頽戎近伊水北  
者謂之陸渾之戎魯距雒戎甚遠又素無交襄

仲驕橫專恣盟會自由既與趙宣子盟于衡雍而暴與雍皆鄭地遂與雜戎盟于暴蓋不惟陰爲趙盾植黨而私結強臣外通戎落其跋扈不臣之心見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按敖之遣吊必在會雍衡之先不至者中道而返也復復逆之復以吊命來復也蓋是時列國視周天子如弁髦况公孫敖蔑視公室外結強援必以吊喪禮物爲私交之用而飾詞以復君命故曰不至而復是復以乙酉非以乙酉如也

果若汪氏之說則當書曰不往矣又何所復耶  
奔莒者敖于去年如莒涖盟約與備徐故有所  
要而奔耳左傳從已氏之說似未可據

冬蝨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季氏私考曰司馬者公子邛也司城者蕩意諸  
也華氏鼓羣族作亂本欲得兵權以濟其惡樂  
豫舍司馬而去華氏心覬覦焉特以桓族相持  
不可得則以與公子邛而已邛者昭公之弟而  
亦蕩氏之所私也華氏自疑得罪則復鼓衆殺

諸大夫以及邛而以華孫代之蕩氏欲抑奪華氏之權則司城重寄華氏豈肯復與意諸遇逐出奔而併及其屬必亦別置腹心而蕩氏黨幾盡矣以司馬司城之重而國不得制其權焉所謂義繫於官者也而華氏無君之心著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按天子無私求求金非禮也然公孫敖不至而復公任其奔而不問又不再遣使以共天子葬事獨不念先君成風之喪王使再臨舍賵會葬禮無不至乎是不但忘君且忘其親矣春秋蓋



憫王室之卑而罪文公之慢也

夫人姜氏如齊

按出姜始至卽爲襄仲所惡待之如妾誠有所不安矣及成風旣沒文公稍長出姜漸得懽心已正夫人之位公宜以剛明自處刑家正國庶可懾服權姦之心乃柔懦不振任夫人如齊而不禁則襄仲輩固弁髦之矣卒至身死未幾而子弑妻出豈特仲遂之惡哉春秋之例父母在歸寧卽合禮不書此書者以非常故且爲十八年歸齊張本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按天王之喪魯未有使卿者今遣得臣會葬可謂特重其禮矣然必待毛伯求金而後遣豈未察公孫敖詐復出奔之情耶且又不親往而遣卿亦何足以答天子加厚先君成風之寵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都先軫族子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夫人與國君儷體故其出其至必書者所以別嫌疑辨名分示衆妾不得與爲匹此禮之常

乃聖人于出姜尤致意焉蓋其始歸于魯不氏  
不稱夫人襄仲以忤意而貶之也終歸于齊襄  
仲因殺赤立庶誣以罪而逐之也故春秋之歸  
寧不書而特書曰夫人姜氏如齊其至也書曰  
夫人姜氏至自齊見其始終之際出至之間無  
纖芥瑕玷可出之道爲十八年書歸齊公案以  
著襄仲擅逐國母之罪文公不能庇其元妃之  
過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按趙盾當晉靈初年本在下大夫之列而先都

士穀箕鄭父諸人皆先朝舊臣襄公初欲用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爲佐以陽處父之言易其班旣又將登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又以先克之言而止盾以卑秩驟貴壓羣臣之上諸大夫已有不平之心及狐射姑出奔乃卽代以先克使與趙盾爲伍諸大夫滋不平矣故先都等以失職怨望作亂使盜殺克則盾之心寧能一日安平乎于是論以國法盡誅其黨冀得自全是諸臣之得罪皆起于盾之越次爲中軍及其見殺又以盾之猜忌而羅織盾之罪于是

乎不勝誅矣故春秋殺稱人以見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辭書死者不去其官見殺非其罪而非國討也或曰諸臣之死既出于盾夫子何不直書趙盾殺哉大抵晉史畏盾不敢直斥其罪故含蓄于晉人二字之中夫子以他國之事非得于目擊但仍其舊如趙盾弑君明出于董狐直筆夫子卽以良史贊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楚穆兇殘所以兵久不至鄭者爲城濮之役猶懼晉霸餘威耳至是聞晉君少不親事遂乘

間伐鄭然是時趙盾專權自恣主少國疑常居君側以杜絕同列之議已必不出師救鄭所謂晉人宋人衛人許人皆微者也公子遂自與盾會衡雍情乎志合故不請于君擅興師會救若代趙盾爲之者然春秋書楚伐鄭以見晉伯之衰書公子遂會四國以著其專擅無君之罪固不在稱人以賤諸卿亦非誌緩以懲不恪也

夏狄侵齊

張洽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按地道以靜爲體順爲用安以承天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則逆其常理故震此君弱臣強之象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况是時諸侯無王天下無伯弑君篡國者比肩接迹至連宋魯晉莒鄭陳齊七國皆弑君而楚子討徵舒之亂遂以夷狄而正諸夏矣然此其關於天下者也春秋記災異以魯爲主此震地當

在魯境內文公怠忽荒政權歸襄仲身死夫幾而妻出子弑禍獨慘于他國此其兆之先見者歟

冬楚子使椒來聘

王氏輯傳曰楚始以號舉狄之也既而書人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非漸進之也見其驥強耳范山曰晉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加兵于鄭通使于魯何爲者哉假曰進之則楚子執宋公以伐宋豈進其虐中國耶

按是時魯晉方好公子遂又合四國之師救鄭



楚恐魯合諸侯以助晉故遣使來聘以携其交  
且偃然以大國自居其輕中國甚矣張氏謂伐  
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信哉椒楚大夫闞  
氏宜申之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按僖公成風妾毋繫子之辭也婦人夫死從子  
况妾毋之于國君自當繫子爲稱非以子而先  
毋也秦人欲親魯以間晉而無其端故追贈僖  
公并及其毋彼但取禮爲重不暇計襚非其時  
矣公羊子何必以兼之爲非禮耶若穀梁子謂

卽外之弗夫人以見正而胡康侯遂有卑身賤  
父之論又甚迂矣夫邦君之妻異邦稱之亦曰  
君夫人尊之也秦欲求好于魯豈其歸祔之辭  
乃直呼其姓氏耶况當時卒葬成風皆以夫人  
禮書矣何直至此始假外事以見正耶但隔世  
已遠時無喪禮若止書歸祔如王使榮叔歸舍  
且朋之例則混而無別故僖公成風者乃史官  
核實之辭而先稱公則因秦國歸祔之意耳

葬曹共公

春秋翼附卷之八

終